

四大名捕家

教馬
市
第一
粉



教馬
拖一
槍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惊艳一枪

台龙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 2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市八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 字数 38 万字

1993 年 1 月第一版 199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5072-0496-0/I·46

定价:9.98 元

老林叫了起来：“什么？”

张炭慌忙改口：“二十两银子？”

老林气得吹胡子瞪眼睛。

张炭也讶然了：“谁道竟要两百两银子不成？就这些泥塑的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梁武帝时圣传的宝物，价值连城，佛门宝器——”

“好，好，你总不成要两千两银子吧——”

“不，不是两千两；”老林禅师连忙更正，“是两万两。我要用来修葺本寺，广造功德，顺此敬戒你们这干动辄就在佛门之地动武的江湖人。”

张炭张口结舌：“你这出家人……何不去做生意……干脆，去打家动舍算了！”

张林禅师居然嘿嘿一笑道：“谁教你们不问先行动寺夺庙，毁碎了宝器法物，老衲要你们怎么部都不为过了！”

“你这家是老林寺吗？”张炭到处找寺里的匾牌：“我看是谋财寺。”

老林和尚撸下了戒刀：“你给是不给？”

张炭撒开双手，惨笑道：“我现在那有那么多银子？”

“没有银子，”老林和尚道：“银票也行。”

张炭发了狠道：“好，赔就赔，谁教我们理亏在先。但我只答应你：我会赔！银票我也不足。君子重然诺，你信是不信？”

老林和尚惊眼一翻，道：“你是谁人，为啥我要信你？你要我相信你，凭什么？”

张炭是张三爷之义子，年纪虽轻，在江湖上辈份其实甚高，他本来正待说出自己师承来历，但回心一想，他一向不仗恃师承

先人名头闯荡，也认为大丈夫真汉子要扬名立万，就该靠真本领，而不是仰仗自己有什么父母、理由承、朋友，何况，对他而言，出不出名，并不重要，他只愿和一些好玩的朋友做好玩的事，跟知心的兄弟做对得住良心的工作。

於是他说，“我姓张，名炭，外号‘饭王’，只会吃饭，大和尚你信得过就信，信不过便休。我占你和尚庙，本无恶意，只不欲牵累你寺里的弟子，可是到头来还是把贵寺搞得一团砸，这是我不对。既然我不对在先，你说赔多少就多少。钱，我现在没有，日后总是记得还你，你信最好，信不过，便任凭你处置，但不是现在。”

老林和尚斜着眼打量张炭：“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处置你？”

张炭照实因答：“因为现在我要打架。”

老林和尚喟道：“人在江湖，一定打架，看是文打武打，心战还是力战而已。你是为啥而打？”

张炭道：“为朋友，为伸张正义、也为了铲除国贼而战。”

老林和尚摇首不已：“这样听来，你是输定了。”

“为什么？”

“通常真的是为了这么伟大的目标而战的人，都一定会输得很惨，少有胜算。”

“也罢，输就输吧，”张炭说，“人生里，有些仗，是明知输都要打的；有些委屈求全、忍辱苟活的胜局，还真不如败得轰轰烈烈。”

老林禅师略带讶异，“看你的样子，非常圆滑知机，没想到像你这种聪明人，想法也那末古板得不可收拾。总有一天，你会给你这种性格累死。”

张炭一耸肩道：“死无所谓，我只怕啥也做不成、什么也做不到便死了，那才教人遗憾。”

老林嘻嘻笑道：“老衲没看错，聪明人总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但一个真正有智慧、大智大慧的人，还知道去做一些不该做但欲必须做、必须做而本不该做的事。看来，你果真是许笑一的人。”

这是他第二次提起天衣居士。

“既然你肯赔钱，又是天衣居士的人，老衲也不妨买一送一，赠你三言两语；”老林和尚鸷眼里闪动着介平於奸滑和愬黠的锐芒，“你们在这儿所作的一切，都是幌子，到头来，还是白做了。”

张炭因心系於战友蔡水择的伤势，本不拟多说，忽听老林和尚这样说，大为讶异，诧然问：“怎么？”

老林喟然道：“我以前也叱咤风云的大军将。”

张炭道：“我看得出来。”

做过大事的人的气派是不一样的，常人要装也装不出来，既然有了要掩饰也掩饰不掉。

老林以一种怀想公瑾当年的语调道：“的确，两军对垒的时候，双方寸土必争，奋勇杀敌，一寸山河一寸血，但对两方主帅而言，只一句话、一点头、一个错误的判断，就可以把千里万里辛苦得来的江山尽送於人。生死肉搏的是旗下的壮士、麾下的勇士，但闲坐帐中、把酒挥军的是主帅。军士虽勇，但仍得要有个好将军，才能有胜局，才打下胜仗”。

张炭冷哼道：“天衣居士并非安坐帐中，他可比我们都身先士卒。”

老林道：“我知道。他不是那种要人为他送命的人，如果他是，他早已安然当成了朝中红人了。”

张炭道：“你知道就好，这儿没你的事，我照赔钱给你就是了。”

老林道：“可你欲知不知道，天衣居士是把你们逛来了？”

张炭一愣，随即怒道：“你少挑拨离间！再这样，我可把你当作是蔡京一伙的！”

老林笑道：“你别误会，老衲绝没意思要破坏你对天衣居士的崇敬之情。老衲只是说，你以为你们这样做，把事情都揽在身上，闹得愈大，能一时拒敌，就可以引来敌方主力，让许天衣可以安然渡咸湖，入京杀蔡京，是不是？”

张炭倒吸一口凉气，知道这出家人决不是贪财那么简单，当下暗自提防，随时准备出手。

“随时准备出手攻击”——其实这个意念一生，人就在备战状态。

——该攻击他那一处是好呢？

眼睛？

不，太残毒了。

脸部？

不行，也太直接了。

胸口？

不能，攻不进的。

下部？

不可以，太卑鄙了。

张炭突然发现了一点：

无论什么部位，自己都找籍口，无法进击，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是理不在己方。

有些人，一旦师出无名，动手无理，便下不了杀手。

这种人，世称之为侠者。

至少张炭现在的心态便是如此。

一是对方太厉害了。

老林和尚看来毫无防守。

但他每一处要害都已先行封死。

张炭根本攻不进去。

他攻不进。

也不想攻。

所以他只防范。

并没有立即动手。

只问：“你怎么知道？”

老林和尚双眼精光四射，忽尔问他：“你刚才想杀我？”

张炭答：“不是。我只是想向你出手。”

“为什么没下手？”

“因为理不在我。”

“还有别的原因吗？”

“因为我还找不到你的破绽。”

“为什么你想向我下手？”

“因为你不只是这儿的主持，你知道那未多，说的那么多，必有图谋，难保不是蔡京一党的人。”

老林和尚耀耀的眼神炯炯的望了他一阵子，才哈哈笑道：“你错了。我告诉你那么多，正因为是念在你的诚实！”

“诚实？”

“还有谦逊。”

“谦逊？”

张炭忘了自己几时有谦虚过：何况，在这诡讹万变的武林中，说一个人“诚实”其实往往就是在骂他“老实。”

而要在这翻覆无常的江湖求存，最最要不得的就是太“老实。”

“你明明‘天机’龙头张三爷的义子，但你刚才受我多次逼迫讨钱，你都没亮出这字号来。能不以家底长辈炫示以人，在危困时仍能有这等操持，这是谦逊。”

张炭奇道：“这事跟我干爹无关，是我搞砸了您的寺庙，我那有颜面搬他老人家出来！”

“你刚才因疑虑而想向我动手，你也直认不讳。”

张炭率然道：“那我的确是想向你偷袭动手啊！”

老林道：“便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其实，元十三限根本是来了这儿。”

张炭一震：“什么？”

老林道：“不但是他，连天衣居士和你其他的战友，全都在甜山决一死战。”

张炭错愕：“你怎么知道？我不相信！”

老林道：“其实理由很简单，依许笑一的性子，绝对不会置他的门人、徒弟、朋友不理。他这种人，就处牺牲一子得入京，他也不干。他在这儿派了几个人来？”

张炭略为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老实话：“四个。”

老林道：“他带走几个帮手？！”

张炭一咬牙：反正都说了，那就说清楚好了，要是这老林大师稍有不轨，他就拼死也得把他制住才活出老林寺。

“五位”。

“总共十人？”老林更老肯大定的说：“许笑一决不会为连自己在内的六个人来牺牲掉你们四个人的。他不是这种人。我说的话你可以不信，但不信是你自己的损失。你不懂天衣居士，但

元十三限可对许笑一的性情了如指掌。”

张炭开始有点恍然：“你是说：你猜得到天衣居士不会牺牲我们，元十三限当然也猜想得到？”

老大大师这才抚髯笑道：“如果他也推测得到这点，你说，他会怎么做？”

张炭这回接话得十分快俐：“他只要全力攻打一路，自然就会引出居士来。”

老林这才满意了。

张炭反问：“要是元十三限已来甜山，那么，眼下我们已经杀了三人，他为啥还不现身？”

老林道：“做大事得要沉得住气，好猎人懂得守候。天衣居士还没出现，元十三限才不会冒然打草惊蛇。”

张炭再问：“可是刚才我们已遇险危，如果天衣居士等人来了，他们怎会置之不理呢？”

老林道：“他们是来了，可是，他的帮手全缠战在‘洞房山’和‘填房山’；、至於他自己也来了，但欲动弹不得，爱莫能助。”

张炭怒道：“你胡说，要是居士来了，岂会不出手相帮！”

老林道：“因为他已给制住，帮不了你，也帮不了人！”

张炭变色：“他给制住？谁干的？”

老林神色不变：“当然是我。”

张炭更怒：“你岂制得了居士！”

老林脸不改容：“老衲当然制得了他，因为老衲是他的朋友。”

他倒是脸不红、气不喘、眼不眨：“而且还是老朋友。许笑一这个人，是总不防朋友的。”

张炭勃然大怒：“你把他怎么了？”

老林道：“没什么，只把他制住罢了。”

张炭叱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老林道：“我只是为了他好：他不出现，不出手，元十三限便逮不着他，他便能安然无恙。老衲的好友不多，到了老衲这个年龄，更是死一个少一个。老衲制他，是为了帮他。他要帮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出手。老衲替他保住了一条性命，扳回了场胜局！”

张炭马上起疑：“你若有意保护天衣居士，现在这样道破，岂不机密尽泄？”

老林居然嘻嘻笑道：“刚才有关系，现在欲没有关系了。”

张炭问：“为什么？”

“因为刚才元十三限还伺伏在外面，但在老衲入寺时，他已走了。”

“你怎么不知道元十三限是欲擒故纵，以退为进？”

“你知道老衲刚才为啥跟你讨赔偿银子？”

“你志不在钱？”

“老衲在等。”

“等什么？”

“等消息。”

“什么消息？”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有讯号，那就是元十三限眼见你们水深火热、生死关头天衣居士都没出现，想必是不在甜山，元十三限掉头便下山，赶回京里，保护蔡京；或赶到咸湖，设法再截击天衣居士。”

“元十三限给大师骗着了？”

“他没看错天衣居士的性子，但欲不知有老衲此中这一着

子。”

“可是晚辈实在不知大师这一变着是友是敌。”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老衲？”

“我借用刚才大师的话：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元十三限派来试探出天衣居士下落的人？”

“好，够小心，够慎重！”

“各路弟兄还为此浴血苦战，我不能不慎些。”

老林笑了。

他抚髯道：“你要怎么才相信？老衲还要你发放暗号通知各路弟兄前来齐集呢！”

张炭沉着气问：“天衣居士在那时？”

“这好办！”老林和尚哈哈笑道，一扬袖，一道自袖里的劲气疾迸发如箭刀，凌空急劈而去：

“他就在这儿。喝！”

庙中的两尊菩萨，实相庄严，其中一尊应声而碎！

十一 狂哥痛哭方称好汉

刘全我。

男。

山西离石人。

“风派”掌门人。“风派”是武林“十六奇派”之一。

“风派”的命名，原是给江湖中人取唤成习的。原先这一组人，有别的名称，可是在新旧党锢之争里，老是趁风转舵、顺应时势做人，而且一旦得势，便有风驶尽里，所以武林中人便老实不客气称之为“风派”。

直至这一任“风派”掌门换作了刘全我，这才“名符其实”起来。

理由很简单。

因为刘全我的袖风。

——以袖子为武器，以袖法为武功，除了东海“水云袖”和“桃花社”赖笑娥的“娥眉袖”称绝江湖之外，刘全我的“双袖金风”及“单袖清风”也决不遑多让。

他的行动也莫测如风，并把手下弟子也训练得疾如劲风。

他很少动手。

在武林中记录他出手的资料极少。

但他杀人欲不少。

其中一次是在派内。

那是派内斗争。

单是他为了要夺得“风派”掌门的那一役：他就以双袖撕杀原来的掌门人：“饮雪上人”李血，还有一百二十三名拥李血的同门、门人、弟子。

他杀得可一点都不手软。

何况他现在杀的是敌人。

——一个刚刚还出口“侮辱”了他的敌人：

唐宝牛。

唐宝牛不是牛。

她姓唐，尽管他常在重要关头都说自己是蜀中唐门的好手，也尽管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但在武林中谁也没弄清楚他的出身和来历。

他常如数家珍的自报名号是：

神勇威武天下无敌宇内第一寂寞高手海外无双活佛飞仙刀枪不入唯我独尊玉面郎君唐前辈宝牛巨侠。

他刚才对刘全我也是这样报的。

——当然，这只是部份自拟的绰号，时有增删修订，且包罗万有、族类繁多，故未能一尽录，当然也无法详加记述，只能说有时一漏万之处，也在所难免就是了。

他外表长得非常豪壮。

查是他是个连蚊子也舍不得打死的人。

如果一名绝顶高手犹如森林里的大象，他的外号足以吓退十头巨象。

可惜他的武功相比起来连大象尾巴的一只虫子都不如。

这回他遇上了刘全我。

一个杀人不眨眼而杀人又比眨眼还快的好手，而且正直刘

全我想藉此立功树威、要在“十六剑派”中脱颖而出，以图独得丞相重视擢升之时。

唐宝牛虽然高大。

但他的绝招仍只是吓人。

——把人吓走，好过动手。

动手非死即伤，能免则免。

可这一次他遇上的是唬不倒的刘全我！

他一看这人的杀势，便知道此人不好对付。

但是他不能退。

他要死守这里。

他很紧张。

——不过他并没有撒尿。

他裤子湿了，是汗，不是尿。

他一向紧张就流汗。

也就是说，流汗能帮助他消除紧张。

他不想汗水湿透衣衫，让敌人一眼就看出他的心思。

他有一种功力，把汗聚集於背后逼发出来，本只应汗湿背心，可是他也正运聚另一种由自己所创的古怪功力“大气磅礴神功”，所以除功走岔，汗湿裤裆，偏又给朱大块儿叫破，使刘全我得悉他的心虚，马上发动攻袭。

刘全我徒然扑了过来。

他的本本来静立如石柱。

可是一动就奇疾无比。

这种不可思议的快法，简直令人不能置信他在前一刹仍是静止的。

只不过是一瞬之间，他跟唐宝牛已只剩七尺之遥。

他的左袖一挥。

那袍是灰色的。

他的袖子特别肥大，且似胀满了气。

他一动手，袖子的形状立即像一把刀。

大关刀。

气劲也如刀。

刀劲。

唐宝牛大叱一声，如一记霹雳轰着雷霆。

他那一声大吼，喝自他口中，但欲在刘全我背后炸响。

那是爆仗在耳里炸开的响声。

刘全我立即停了下来。

但他居然没有回头。

——要是他回了头，唐宝牛也许就有隙可趁了。

但没有。

完全没有。

刘全我是征了一征，也震了一震，但他的杀势，依然完全无缺、无瑕可袭。

他只停了一停、顿了一顿。

他几乎马上就弄清楚了：

背后没有人。

唐宝牛只是要声东击西。

——这家伙是有些吓人的本领。

——但看来也只有吓人的本领。

这回他身子没有挪动。

但袖子迅疾地摺卷成锐角，如剑一般，疾长七尺，疾刺而至！

袖子所发出来的，居然是剑风！
且比剑锋还锐。

唐宝牛这回不发一声。

他的手自镖囊里疾声出来，十指急弹。

一种细微但又复亲的声响自他腰畔急起，不经细辨还真听不出来。

刘全我欲听到了。

袖风那么烈。

剑风那么锐。

但他仍是即是听见了。

他急撤。

一退丈余。

招才撤。

然后他也立即弄清楚了：

没有暗器。

——那些声响，有的是蜜蜂、有的是苍蝇、有的是蚊子。

这又是吓人的把戏。

他寒住了脸。

脸色比月色更寒。

他再也不相信这大块头的把戏。

他再也不受这大个子的欺骗！

他不能再拖。

——他不想给同僚占了首功。

他要杀了这高大但只会吓唬人的家伙！

所以他再出手。